

科學的野狐禪

看「史前文明的奧秘」，徐興譯

民國六十三年七月，世界文物出版社

這本書印刷好、紙張好、裝釘好，翻譯也不壞，毛病出在內容。

自從宗教對人類的感應力急驟的減弱後，聰明的人類不期然的找到另外一種代用品：太空科學。太空科學是邁向茫茫未知的第一步，既然有了第一步，便足以作為遙遠推測的根據了。這本書就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一個「推斷」。說它是「推斷」而非「推測」，是因為作者早已表明了想當然耳的立論態度。

作者要說的，是在人類信史的久遠之前，就有一批從外太空來的超等生物，在地球上播下了文明的種子，短期內便神乎其技的使「人」這種動物異於禽獸，變成了萬物之靈。

我們可以承認，人何以與諸般禽獸有如此大的差異，例如人類長於累積經驗的能力。我們也可以承認

，天下事確實有許多不可解的謎，但以此委諸外太空生物的恩賜，這比盲目的接受怪力亂神的傳說更可怕，因為它還披上了一層科學的外衣。

令人起疑之處很多，現在僅舉其犖犖大者三點：

一、作者既然搜集世界各地曾經在遠古之前有一「人」駕臨地球的證據，何以對佔全世界十二分之一土地面積的中國，只提到了一項「金縷玉衣」？而且照他說「金縷玉衣」很像太空裝，這也未免太勉強了些。中國早在能製造金縷玉衣之前的唐朝，便已有了二千多年的信史，何以在此之前都沒有什麼外太空人駕臨的證據？

二、許多令人迷惑的圖畫，經過科學式的重繪以後，顯得來歷分明。那些可能在數萬年前便已具有太空技能的生物，為什麼不乾脆在石洞中把設計圖精確的描繪下來？誠如作者所言，這種超等生物早就有意要留下一些痕跡，讓後代人類的子孫文明發展得成熟多了再來了解。那就看看書中所附的先驅F號人造衛星帶到外太空的圖吧！這是當今人類科學家，爲了要使未知的外太空生物得以辨識人類科學的痕跡而畫出來的圖表，在一百八十七頁中，畫着一男一女，清晰

的幾何線條，以及刻劃出來表示數字的符號，任何生物，只要具備科學訓練，都應該感覺得到大有來歷，但是史前駕臨地球的超等生物，何要以故意的留下一大堆極其模糊的「謎面」，讓經過數不清的世代之後的「科學家」去猜，然後再把猜得的「謎底」轉告我們呢？這一批訪客故意捉迷藏的動機何在呢？

三、許多上古的器物標本，硬被賦予太空科學的意義，如：「……具有不容誤解的太空人特徵」，「……一座太空船圖片。」或者是稍具飛行意義的便立刻按上「太空」的帽子。有一些在石頭上意義不明的符號，便指為外太空生物刻下的或上古人類與他們打交道時用的。如此專斷的態度，不是任何科學家能接受得了的。

我們不排除外太空生物曾到過地球的可能性，甚至對某幾項證據也承認其言之成理。但是一件科學調查報告，若其中有一兩處曖昧不明，便足以推翻其權威性。本書既然擺出一副科學的面目，我們更有揭示疑點的義務。（叢中來）

一顆誠心

我讀「開放的人生」，王鼎鈞著

民國六十三年七月二十日，爾雅出版社印行

「自以為是」是人們經常喜愛扮演的角色，你不看見：

為人父母的，常自以為是而津津於對子女的教訓。

為人師者，常自以為是而諄諄於對弟子的誥戒。

為人長官的常自以為是而對部屬振振有辭。

這是一個尊以教卑，長以教幼，老以教小的社會

。「教」是知識得以繁衍的媒介，「教」是經驗得以傳播的導體，「教」是人類進步的原動力。然而「教」的後果純建立於「方法」的巧妙，所謂「教導有方」即是。

「教」最忌的是流於「八股」，當你的第一句訓辭才推出，對方已經知道最後一句你會說什麼了。「教」也唯恐流於「道學」，特別是「假道學」。也許不必等你的訓言出口，對方的心裏已經有反應了——「你又是什麼東西」。